

# “观”瘾

◆ 孙道荣

认识老黄的人,都知道他官瘾很大。其实,老黄这辈子,就没做过官,硬要与“官”扯上瓜葛的话,就是年轻时,老黄在老家的乡村里,做过两年多的村民小组长,那是除“家长”之外,老黄做过的最大的官。说老黄官瘾大,其实是说他“观”瘾大,官和观,谐音,好记,仅此而已。

老黄的“观”瘾有多大?有次老黄去赶集,挑了担柴火去卖。在镇口,看到一群外地来耍把戏的。老黄就歇了担子,杵在一边观看。几个耍把戏的,也就几个节目,反反复复来回演,观众看几眼,没新节目了,就丢下一枚打赏的硬币走了,或者干脆悄悄地溜了,换一茬新观众。唯有这个老黄,兴致勃勃地看了一遍又一遍,每到“关子”处,必呵呵一乐,仿佛第一次看一样。

就这样,老黄一直从早上看到了晌午,等他晃过神来,一看,集市早散尽了,街上已没几个人影了,耍把戏的几个外地人,也收摊子了。老黄这才意识到,自己把集市给忘了,瞅瞅自己辛辛苦苦挑来卖的柴火,老黄一声叹息。其实,其间有几个人问老黄是不是卖柴的,老黄全神贯注地观看耍把戏的,压根没听见。

老黄的“观”瘾,在看人下棋时,尤其。小区入口有块小公园,是大妈们早晚跳广场舞的地盘,下午,偶有人在此摆盘捉对,厮杀一番。每有人鏖战,老黄必欣欣然观战。作为看客,老黄很讨喜,因为,他能够真正做到观棋不语,哪怕是他早看破天机,眼睁睁看着某一方一步步进入圈套,内里心急火燎,老黄也能坚定地管住自己的嘴,绝不插嘴,更不会直接上手。老黄因此大受欢迎,要知道,下棋的人,没有观战的,趣味要失去大半,而能像老黄这样既热心观战,又绝不插话瞎指挥的,简直就是最佳看客。

但老黄也有忍不住要插话的时候。捉对的两人,约好了一局定胜负,一局下完了,胜负已定,准备收摊走人。一旁观战的老黄不干了,说,咋能一局就定胜负呢,偶然性太大了,我看来个三局两胜,才能服人。下棋的两人互相瞅一眼,笑笑,知道这个老黄还没有过足“观”瘾,那就随他愿,再来两局吧。第二局,倘是第一局失利的人扳回一局,那么,决胜第三局,皆大欢喜。偏有这样的時候,第二局又输了,三局输了两局,胜负已定,第三局就没必要下了。但老黄一定还会撺掇两人下完第三局,他会对胜者说,给人家一个扳面子的机会呗。对输家说,你好歹得挣一口气不是?总之,不下完三局,甭想走人,老黄还没看够呢。

大多数的時候,小公园没有人下棋打牌,也没有人在街头耍把戏卖艺,甚至都没有跳舞的大妈,老黄就站在自家的窗前,无所事事地张望。老黄家住三楼,下面是小区外的一条道路,因为是背街,也没多少车辆和行人,但纵使这样,老黄也能站在窗前,一动不动地观看,他能看着一辆车,从这头呼噜一声开到那头,也能目送一个人,从那头慢慢悠悠地走到这头。老黄家拆迁搬进城里后,老黄很长时间,不能适应这种火柴盒般的家,和邻居们老死不相往来的寂寞生活。

这天,老黄又斜靠在窗前,向外张望。他看见一个人晃悠悠地从那头走过来,定睛一看,这不是经常在小区口晒太阳的老张头吗?这老头有段日子不见了,怎么走路都不稳了?老黄正犹疑着要不要探头窗外,跟他打声招呼,突然,只见老张头走着走着,一个趔趄,跌倒了,手上拎的橘子,散落一地。

老黄正准备返身下楼,去帮老张头一把,忽然看见路上过来一个送快递的,快递

哥骑着电动三轮车,经过老张头身边时,迟疑了一下,最后停了下来。老黄想,那我就不用下去了。老黄就站在窗前,继续观看。他的“观”瘾又发作了。

老黄看到,一辆路过的小汽车,也停了下来。老黄看到,从小区这边,小跑着过来几个人。

老黄还看到,有人在打电话,似乎是报警,或者是喊120。

下面人声渐渐嘈杂起来,老黄听不大清。后来,老黄看见,一辆120救护车开来,将老张头拉走了。老黄还看到,开过来一辆警车,把骑电动三轮车的快递小哥带走了。

老黄还看到,小区里搞卫生的阿姨,将老张头散落一地的橘子,一个个捡了起来。老黄最后看到,那条路,又恢复了平静,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

晚饭桌上,儿子忽然说,今天一个老头被人撞了,有人说是快递小哥撞的,也有人说是老头自己跌倒的,快递小哥是帮他的。没有监控,没有目击者,谁也说不清。

老黄问,是老张头吗?儿子点点头。老黄说,他是自己跌倒的。我亲眼看见的。

儿子诧异地看着老黄,你怎么看见的?老黄说,我正好站在窗前,就看见了,从头到尾,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儿子犹豫了一下,说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你就当你什么也没看见吧。

老黄一个晚上没睡好觉。第二天一早,老黄就径直去了派出所,他得将他看见的告诉警察,他看见了,就不能当作没看见。



# 清理婚姻的「欠条」

◆ 张洪霖

昨天,老公突然塞给我一封信。我很诧异,好多年没有写过信了,又没有笔友往来,怎么会有我的信呢?我再一看信封,写信人的名字填的居然是老公。我向老公投去疑惑的目光,老公正神秘兮兮地看着我,笑着对我说打开看看。

我不知道老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,摸了一下,薄薄的,应该没多少纸。我慢慢拆开信封,从里面掉出来一张东西,我拿起一看,天啊,居然是去欧洲的机票。我再去看看信封,里面还有两张机票,这下我彻底蒙了,这要几万块啊,平时一直节约的老公今天是怎么了。要知道,我们的家境只是一般,这笔钱数目不小了。

我埋怨老公乱花钱,老公却只笑着不说话,抱住我,问我今年是什么日子。我绞尽脑汁还是想不出,到底什么日子要这么破费?老公蹲在床头柜前,从最里面翻出来一个已经泛黄的本子。我不解地看着老公,今天的老公太反常了。老公坐回我身边,依旧抱着我,从本子里拿出一张纸来。接下来,老公缓缓地告诉我,今年是我们结婚三十周年。

老公开始读纸上的字:“九〇年,结婚,答应老婆带她去欧洲度蜜月,因为公司安排出差,没有去成,答应五周年时补上;九五,欧洲之旅前夕,老父亲去世,欧洲之旅推迟;九八年,机票已经买好,因妻子生病,欧洲之旅推迟;〇〇年,结婚十周年,我的事业也迎来新的机遇,忙于事业而没能顾及纪念;〇四年,儿子学钢琴,与妻子决定先把钱用来给儿子买钢琴,欧洲之旅以后再提;此后,由于生活中各种琐事,欧洲之旅不再提起,已逐渐淡忘。”

老公读着,我的眼睛开始湿润,眼泪缓缓流淌下来。老公读完把纸放在一边,轻吻着我的额头,对我说:“今年是我们结婚三十周年,我欠你一个欧洲蜜月,今年下半年,等疫情结束,我要带你和孩子去一趟欧洲。”我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,奔涌而出,可我的脸上却满是笑容。原来这么多年过去了,老公一直都记着。

婚姻中的人们啊,如果你也曾给过对方一句尚未完成的承诺,不妨去实现它。婚姻中那些因为各种原因累积下来的“欠条”,需要及时清理一下了。



# 一品食享

◆ 安谅

小区不远处,有一家网红店,名叫一品食享,据说天天爆棚。罗吴教授又从澳大利亚回来了,国庆那天,邀请我们几个老同学聚了个餐,选的就是这家。

餐厅布置得相当雅致,过道和包房里摆设的收藏品,不是时下顶尖的琉璃、瓷器,就是有些年代的名家古玩。包房五六间,一层一两间,客人不太容易照面。冷菜六碟,一上桌就夺人眼球:少而精致,色彩搭配考究,摆放也颇具艺术气息,味道也不赖。大家啧啧赞叹。罗吴得意了,说,这家店可以吧,我的鼻子特别灵,在网上看见,特意来品尝过。

“你就是一个馋猫呀,馋猫鼻尖呀!”明人一说,罗吴和在座的几位老同学都呵呵大笑起来。

“这个,我问一句,价格老贵的吧?”老A说了一句,“我是工薪阶层,每月工资都上交老婆的,我说实话哦。”同学老B也插话道:“我是个体炒股户,眼下股市不景气,我也想问一句,这家店,不‘斩’人吧?”

“哪里哪里,这家店价格讲得过去,请老同学吃这点东西,真是毛毛雨啦!”罗吴教授笑嘻嘻地说,场面上也就愈发热烈起来。

这时上了菜,托着盘子的服务生,把位菜逐个放在各位面前,是汤盅,热乎乎,像是瑶柱汤。明人用汤勺舀了一勺,送至嘴边,缓缓地尝了一口,不烫,挺鲜美。看见老A用自己的筷子夹了一块虾肉,放在嘴巴里嚼着,那神情也是美滋滋的。罗吴客气,是最后一位上菜的,服务员还没给他。他笑着问:“味道不错吧?”明人他们纷纷点头。

这时,从外面匆匆走进来一位服务生,也托着盘子,上边是与他们一样的白色镶金边的汤盅。两位服务员咬了咬耳朵,先进来的服务员连忙打招呼,哟,

送错了,不好意思,你们是这个。她指了指后边的服务员手上的托盘,开始收回已搁在桌上的那些汤盅。

明人说:“哎呀,我们吃过了。”老A也说:“是呀,都动过了。”服务员迟疑了一会儿。罗吴说,要不就把这汤放这儿吧,算我们点的。另一位服务员向旁边的那位使了个眼色,那位服务员连忙说道:“哦,他们那边也在催促了。”说完,又要端起明人眼前的那盅汤。明人想阻拦,又觉得一时说不出什么话儿,眼见着一盅盅汤被收回,另一盅盅汤被搁桌上了。打开盖子,确实不是同样的汤。罗吴点的汤更好,老A脱口而出:“佛跳墙呀,你想让我们大补呀!”

大家又恢复刚才的气氛了。想想不对,明人说道:“我们都动过了,再给人家,不靠谱吧。”罗吴说:“别管他,反正不是他们尝了,再给我们的。这汤究竟如何,够得上一品吧?”

老A、老B嘴里嚼着东西,声音含混:“是一品,是一品。”明人被他们感染,也咀嚼起了一只软而不腻的海参。

几日后,明人碰上一位老朋友,也是一个饕餮之徒。明人聊起刚去过的一品食享,问这家店去品尝过吗?大众点评上评价也不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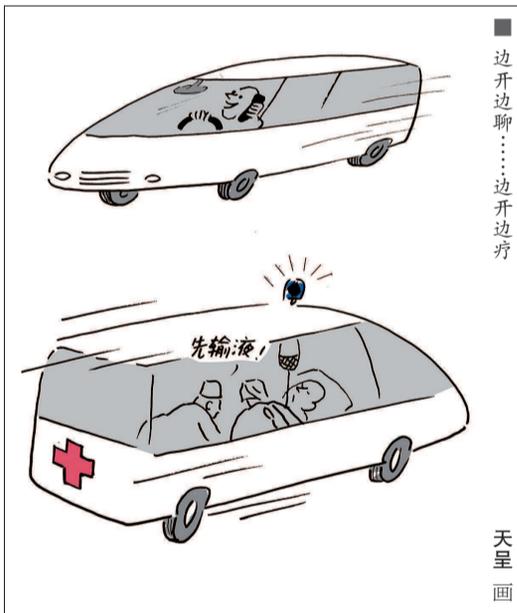
那位老友说:“我去了,菜品倒是不差,可店德绝对下品。”

“这怎么说?”明人疑惑。

“那天国庆,我们点的是瑶柱汤,他们送来了佛跳墙。我们都吃了口了,他们却说送错了。本想将错就错,让他们店赔的,却硬从我们嘴上夺下了。我们只能催他们把我们点的快送上……”

他又说:“幸亏是我们占了便宜,不然,是另一桌的,不就惨了吗?”

明人翻了翻眼皮,忽然感到一阵恶心。



边开边聊……边开边疗

天星画

# 当“校长”

◆ 刘卫

那天临近下班,同事老许透露了一条喜讯:“等一下,大伙儿都别走,我要请喝酒。儿子今天正式当上‘校长’啦!而且学校还在附近。一起乐呵乐呵,庆祝一下。”

一行七八个人在老许的率领下,开到一家火锅店,叫了一箱啤酒,上了个超大火锅。大家

## 【男高音与男低音】

我在一所小学里当音乐老师,平日里工作也算比较轻松,主要是教孩子们唱唱歌,也算是非常地开心,有时候也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。

特殊时期,我们采用网课的方式上课,这天又轮到上音乐课了,这节课我准备给孩子们上一堂理论课,讲一讲男高音和男低音,

推杯换盏,对他说了好多恭维话:“儿子这么年轻就当上了校长,以后前途无量啊!”“以后我家娃要上学,得找他帮忙啊!”

酒过三巡,火锅的高档食材已消灭近半。小蔡端起啤酒杯突然问道:“许老,您家儿子究竟在哪所学校当校长啊?”老许涨红着脸,往对面路口的那块招牌一指,慢慢悠悠地说:“喏,就是对面新开的驾校。你们中的哪位或亲朋想学车,现在就可以跟我报名哟!”



让孩子们增长一些知识,激发他们对音乐的兴趣。于是课上我先介绍了一下男高音和男低音的一些概念,让孩子们有一些了解,随后为了鼓励孩子们多思考,我便开始了提问,让孩子们说一下什么是男高音和男低音,这时候班上最调皮的萍萍举手回答道:“爸爸吵我的时候是男高音,向妈妈要零花钱的时候是男低音!”我顿时哭笑不得。

吴昆

